

# 筹码

CHOU  
MA

当警察沦为毒贩，迷徒成为卧底时，正义与罪恶是否能用筹码来代换？  
一场谍中谍的争斗即将拉开战幕……

张新东◎著



# 筹码

CHOU  
MA

张新东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筹码 / 张新东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29-04615-6

I. ①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8535 号

筹码

CHOUMA

张新东 著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郭晓飞 万小红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袁 宁

封面设计: 道一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10mm × 1020mm 1 / 16 印张: 17 字数: 278 千字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4615-6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- 一 她为他殉情 / 001
- 二 亲临吸毒者 / 016
- 三 身份大暴露 / 032
- 四 暗杀进行中 / 046
- 五 警察被俘虏 / 061
- 六 回家过春节 / 075
- 七 强行被交易 / 089
- 八 初会青红帮 / 103
- 九 青红帮老三 / 118
- 十 局长变渔翁 / 134
- 十一 警匪谍中谍 / 149
- 十二 探监进行时 / 163
- 十三 茅草屋之恋 / 178
- 十四 走向不归路 / 192
- 十五 狡兔有三窟 / 207
- 十六 枪口瞄向谁 / 221
- 十七 连环交易网 / 236
- 十八 交易纪念日 / 251

## 一 她为他殉情

公安局长被打断腿了，这则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随处可见的消息，传遍了永庆市的大街小巷。事情过后不到3天，公安局门口贴了一张带血的报纸，上面还钉着齐怀远的照片。照片下面是一行字：小心你的右腿。从此，一段离奇的追杀行动开始了。

齐怀远是永庆市公安局的局长，他的长相与职业有着天壤之别。他身材不足一米七，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，一张文弱书生的面孔，颧骨上因为戴眼镜而留下深深的印痕，但近50岁的年龄，他身手依然不凡。

从事警察这个职业至今，齐怀远没失手过，这一次却栽到“蝎子”手里，这是齐怀远的耻辱，也是永庆市公安系统的悲哀。市长姜忠诚拍着桌子，怒吼着：“抓不住‘蝎子’，市长我不干了！”

齐怀远家里，气氛更加凝重，女儿齐齐正在等待警校录取通知书。这次父亲受伤，并没有打击到齐齐的积极性，反而刺激了她的斗志。她要成为一名缉毒警察，不仅是替父亲报仇，还要完成父亲捉拿毒蝎的夙愿。

提起永庆市的毒贩，不得不从永庆市的经济发展开始说起。永庆市的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儿。那个叫姜忠诚的市长，也就是公安局长齐怀远的岳父，让整个永庆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个不足100万人口的小城市，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，推出了一个好的项目，才使得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永庆市的各个乡镇里除了大批的竹林以外，几乎没有别的特产或者支柱产业。姜忠诚一上任，给这座落后的城市带来了机会，这个新上任的市长，与有着远大抱负的下岗教师毛永刚，开始了竹编工艺的挖掘与开发。他们从省内到省外，从国内到国外，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，竹编工艺品成为他们首选的项目。

因为有了这个优秀的带头人,永庆市才得以发展壮大。市区有了高楼大厦,有了西洋酒吧,有了大型娱乐场,有了无数时尚的国际潮流。人们富有了,开放了,看似文明了,却受到各类文化的侵蚀,毒品的魔爪也伸向这座年轻的城市,侵入一夜暴富的人群中。

有了贩毒的,就有了吸毒的,因此也就产生了永庆市缉毒大队。说是缉毒大队,其实编制就两人,齐怀远和吕明明。工作倒也轻松,毕竟这个地级市还没有到毒品泛滥的地步。平时只需到各个酒吧蹲点儿,监控或者捉拿一些散兵游勇。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级市,不是国家重点“照顾”的毒品集结地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警方对毒品关注程度不高,才让那些毒品交易商开始眷顾这个不起眼的城市。

局长齐怀远被打断左腿后住进了全市最好的医院,手术很成功,出院后,他一直在家里休养,爱人姜媛一直守候在他身边。在岳父的帮助下,齐怀远打算去凤凰岭疗养院疗养。姜媛是不希望爱人去疗养的,毕竟不如自己照顾细心。从安全方面考虑,却是去疗养院好,这些天媒体报道太多,暴露了齐怀远的行踪,他怕给家属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齐怀远居住的小区外面,经常出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,染着各色头发,还不时地向齐怀远家的窗户张望。为了确保齐怀远家人的安全,上级领导命令停止报道。姜忠诚告诉女儿和外孙女,尽量不出门,免得节外生枝。齐齐每天待在家里,陪父亲聊天、上网、看书。

齐怀远告诉女儿自己没事,他不想让女儿太担心,齐齐看看父亲情绪不错,也就进屋上网去了。齐怀远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,他靠着摇椅晃动着,右手有节奏地敲击着茶几。拆除石膏很多天了,伤口仍然钻心地疼,这种疼是从脑海里映射出来的。他脑子里总是回忆那场惊心动魄的搏斗,他时常自问着:本应该胜利抓捕,究竟失误在哪里?

周围很静,他又开始过电影了。当时,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左腿被打断,对方根本没有给他任何机会,哪怕是眨眼的工夫都没有,腿就断了。那根冰冷的铁棍在齐怀远眼前晃动着,“蝎子”嘴里骂着脏话,齐怀远一直在思考,他不相信“蝎子”会对他下毒手。他没有胆怯,抬头看了看自己的同伴,搭档吕明明被吊在空中,嘴里塞着脏抹布。吕明明用力挣扎着,但是无济于事。

“蝎子”,就是齐怀远要抓捕的毒枭。他的头型是极具喜剧色彩的,前后分成两个半球,像清朝时留辫子那样清楚地分开。“蝎子”拿着铁棍,在齐怀远的

脖子上轻轻地滚动着，说话的声音低到让人窒息：“齐怀远，财路被你断了，那么我要断你的腿。”

“‘蝎子’，我希望你停止你的计划。”这是齐怀远断腿之前的最后一句话。“蝎子”挥动手臂的速度快得惊人，“咔”的一声，紧接着是“啊”的一声，这两个声音完全是一部悲惨戏剧的配乐。铁棍被扔在齐怀远身边，他的左腿反方向折了下去。

“啊——”齐怀远险些从摇椅上跌下来，他两手紧紧地抓着椅子两侧的把手。听到叫声，齐齐跑出卧室：“爸爸，你又做梦了？”齐怀远深呼吸着，没回答。齐齐拉着齐怀远的手，“老爸，要不要吃几片安眠药，那样你会睡得踏实些。”齐怀远摇摇头，冲女儿挤出一丝笑容。为了让父亲转移注意力，齐齐说：“爸爸，看看我有没有进步。”齐怀远看着乖巧的女儿点点头。齐齐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扑克牌，对准墙角的橘子树，用力一抖，“刷”的一声，一片橘子叶随风飘落，齐怀远使劲鼓着掌。

3天后，齐怀远要去凤凰岭疗养院了。妻子姜媛和女儿齐齐把他送出门，不舍地挥手再见。

到疗养院后，负责陪伴照顾他的小战士叫刘文艺，一个很刻苦的小伙子，除了陪齐怀远以外，他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，他要考军校。通过观察，齐怀远发现这里的业余活动太少了。刘文艺解释说，这里最吸引人的业余活动就是打篮球。尤其是村里的几个小伙子，打球技术很好。

齐怀远在单位也很喜欢打球，并且迷恋美国职业篮球赛，每个球队的历史、球员号码、球队特点他都能说出一二，听说这里有打篮球的，自然很高兴。他告诉刘文艺：“哪天你们打篮球的话，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做裁判？”

刘文艺看看坐在轮椅上的齐怀远，撇着嘴说：“不行，首长的腿有伤，我不敢让您冒这个风险。”

“我在轮椅上吹哨儿。”

看着诚恳的齐怀远，刘文艺说：“那好吧，我那些好哥们儿，随叫随到。”

第二天，刘文艺果然约了几个小青年。齐怀远看着进来的几个人，体型还真是不错，有点运动员的味道。最前面的小伙子，个子稍微高一点，有一米八的样子。一脸的清秀，喉结长了个黑痣，倒也不影响他的帅气，他拍着篮球，走向齐怀远。

“您就是那个缉毒警察齐怀远吗？”小伙子好奇地问。

“呵呵，是我啊，怎么了？”齐怀远纳闷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
“没怎么，我就是想听听你怎么抓毒犯的。”

“哦，不好意思我是以失败告终的，现在正在养伤期间。”

“你好像是被人打断腿的，当时你没带枪吗？”这个问题直接问到了齐怀远的痛处。

“哦，我带了，不过被他们缴械了。”

“那他们怎么没杀你？”小伙子很直白地问。齐怀远想了想说：“这就是传说中的江湖。”

这个答案让齐怀远很满意，也让年轻人感觉到更加神秘。刘文艺挤到最前面，很神秘地对齐怀远说：“他考上警察学校了。”

“你叫周冲，对吗？”齐怀远问。小伙子点一下头，没说话，转身拍着篮球离开了。

说起周冲，这个村里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个孤儿。亲生父母是谁？他是怎么来到这个家的？一概不知道。养父养母对待周冲比亲生的还亲，可以说倾注了全部心血，只可惜养父染上了酗酒的毛病。周冲认为，酒瘾比毒瘾还难控制，毒品上瘾，可以戒掉，就算有钱，你也没地方买去。酒瘾则不然，到处都是酒，没钱还可以赊账。酒精上瘾后，终日昏沉，没有一丝清醒时，这就是周冲养父的状态。养母看周冲有出息，耕种耨锄，所有农活都揽下来，只要周冲好好读书就行。趁周冲上学时，养母去捡垃圾，采摘野菜到城里卖，为的是给家里增加些收入。

周冲很争气，在全校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，不光是学习成绩好，而且是最懂礼貌的学生。他跟同学建立了很好的关系，跟他最要好的是张群。个别同学瞧不起周冲，经常用恶毒的话和有辱人格的语言讽刺周冲。每当同学欺负周冲时，张群就会出来摆平。张群帮周冲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让周冲为他做作业，周冲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只能妥协张群的交易条件。时间久了，张群对周冲改变了看法，把这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，当成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，两个人的关系好到只差摆上香炉，磕头结拜了。后来因为打群架，张群被退学了。从此，张群进入社会，也为周冲铺下一条不知是对是错的人生道路。

这次周冲报考警校，张群听说后，慷慨地说：“哥们儿费用我全包了。”张群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是在凤凰岭这个地方，还是数一数二的。供一个学生上学，对他来说还是没问题的。考试结束后，周冲感觉应该没有问题，现在只



能在家等待成绩，录取通知一天不到，就不能确定是否考取警校。所以，这个假期，他一直待在家里，帮父母干干活，到疗养院打打球。

齐怀远在疗养院的最大乐趣，就是看年轻人打球。尤其是周冲，球技还真的是不错，经常上演扣篮表演。刘文艺接到电话通知，说齐怀远的妻子和女儿要来疗养院看他了。齐怀远高兴得像个小孩子，恨不得从轮椅上蹦起来。算一下日子，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家人了，尤其是女儿，这可是他的宝贝疙瘩。

齐齐母女来的时候，正是大热天。来到凤凰岭才感觉一丝凉意。远处看，疗养院周围布满了高大的杨树，顺着杨树看下来，是三米多高的围墙，墙上布满了带有锋利针刺的铁丝网，哪怕是身体灵活矫健的野猫都不能轻易越过这样的屏障。

齐齐还是第一次到乡下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。她蹦蹦跳跳地来到疗养院门口，大声喊着：“爸爸！爸爸！”门口站岗的刘文艺赶紧敬礼：“阿姨好！”

“喊谁阿姨呢？”齐齐瞪了刘文艺一眼。

刘文艺忙解释：“我喊旁边那个阿姨。”姜媛点头笑笑，带着齐齐进到疗养院。刘文艺看着齐齐的背影，心想：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你爸是公安局长吗，哼，还是个受伤的。

姜媛拉着齐怀远的手仔细端详着：“你胖了。”齐怀远笑笑：“整天吃了睡睡了吃，能不胖吗？”

齐齐一屁股坐在床上，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信封递给齐怀远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齐怀远接过信封打开，“哈哈，我女儿考上警校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，怀疑吗？我可是新生第一考入的。”齐齐在床上滚动着，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。

刘文艺提着个暖水瓶，站在门口，声音洪亮地喊着：“报告！”

齐齐正在床上滚呢，被刘文艺吓了一跳，从床上弹了起来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她的意思是，你怎么能在我撒娇的时候出现呢，多丢人啊。

姜媛接过暖瓶，说：“别在意，这是我女儿齐齐。来，吃水果。”说着递给刘文艺一个大苹果。

“不，我不吃。”刘文艺有些支吾地回答着，眼睛扫了一眼齐齐，打开暖瓶，取出茶杯沏好茶，放到桌子上。

“齐叔叔，我先回去了，衣服还没洗呢。”

齐怀远赶紧做了个制止的动作，说：“今天你不用洗了，你阿姨和我女儿来了，让她们给我洗就行了。”

“这是我的工作，让阿姨和妹妹休息吧。”刘文艺说完转身离开。

齐齐一下子站起来说：“哎，我什么时候成他妹妹了？”

一家人哈哈大笑。

周冲最近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，警校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。全家人兴奋不已，尤其是养母，逢人便夸逢人便讲。几乎全村的人都为周冲考上警校而高兴，同学们都来祝贺，其中自然少不了张群。张群开车带着周冲来到城里的酒店，要设宴为周冲送行。酒席间，张群送给周冲一部手机，祝贺周冲考上警校，周冲推辞不掉，只能收下。

一周后，警校要开学了。齐怀远不能回家送女儿上学，只能在电话里嘱咐些注意事项。周冲也要去学校报到了，母亲拉着儿子的手，眼含热泪，这是幸福与激动的眼泪。从这个夏天开始，齐齐和周冲走到了一起。

警校开学典礼非常简单，空旷的篮球场中间，摆了几张桌椅。后面站着两个学员，用力拉着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热烈欢迎新生入学”。齐齐站在最前面，看着台上的校长和几个领导，心里凉了半截，这跟她的期望值相差太远了。

齐齐在入校之前，脑海里已经勾勒出了一幅壮观的警校图景。整齐的欢迎队伍，高亢的警察之歌，振奋人心的拼杀格斗，激扬澎湃的欢迎致辞。然而这些都没有，未免有些失望。

周冲来到警校报到时，开学典礼已经开始了，点到周冲这个名字时，没人回答。校长并没有因为一个学生迟到而推迟开学，刚刚开始不到5分钟，周冲出现了。所有人都被周冲的出现转移了视线，包括主席台上的领导，也齐刷刷地看着站在操场边上的周冲。

“报告，新学员周冲前来报道。”从立正到报告，简直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老队员。齐齐被这个家伙震住了，她不敢相信这个干练的小伙子是新生，一般能做这种标准动作的都是老队员，或者经过严格训练的。此时，主席台上发出一声命令：“入列！”

“是！”回答的同时，周冲已经快速跑向队伍前面。巧合的是，周冲正好站在齐齐面前，魁梧的身材把她的视线挡了个严严实实，齐齐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校长从主席台上站起来：“你不知道你迟到了吗？”

“报告,我知道我迟到了。可是……不怪我,是长途车车轱辘爆胎了。”周冲如实汇报着,台下哄堂大笑,笑这个心直口快的周冲。齐齐没笑,她听到了凤凰岭三个字,这不是父亲疗养的地方吗?顿时感觉亲切起来。

“周冲同学,迟到就是迟到,没有理由,请站到队伍的最后一面。”校长严厉地训斥着。周冲有些窘迫,又被校长驱赶到队伍后面,嘴里嘟嘟囔囔地说:“什么制度啊?又不是故意的,车坏了怪我啊?”齐齐看着一脸无奈的周冲,差点笑出声来。

烈日下,校长宣读着新生入学规定。举着横幅的同学已经换了两拨儿了,台下开始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,队伍后面还有敲击声,被击打的是铁皮水缸子。校长并没有被骚乱影响,继续宣读着。队伍开始出现不规则的晃动,有的蹲下来,或者坐在背包上。周冲把背包顶在头上,遮住太阳的照射。

齐齐回头时,正看到周冲顶背包的样子,心说,太棒了,有创意啊。齐齐也把背包顶在头上,还把白毛巾搭在头上,两侧垂下来的地方正好挡住阳光,后面看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酋长。学员都在骚乱的时候,被一声清脆的哨声震住了,紧接着就是校长的声音:“紧急……集合!前方5000米处,前进……”

俗话说,军令如山倒,听到命令,队伍里更加嘈杂,有的找不到背包,有的丢失了毛巾,有的找不到鞋子。齐齐挤在中间,嘴里喊着:“别碰我,没长眼啊?”“你才没长眼呢,你以为我愿意啊。”喊叫声、谩骂声、脚步声交织在一起,像一个春节前的集市,又像一个设计好的音乐会。

队伍缓慢地前进,很久以后,队伍到达目的地,所有人都瘫倒在地。周冲喘着粗气,靠在一棵树上,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,也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。齐齐彻底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,她实在受不了了,脱下鞋子,看着脚底下的血泡,眼泪汪汪的。周冲的目光扫到齐齐时,正好看到齐齐揉脚,大血泡近在眼前。

周冲走过去,关心着:“哎,穿上鞋子就不疼了。”齐齐转头看看,发现是周冲,心里顿时幸福了一下,周冲给她的印象太深刻了,并且他是凤凰岭村的。但是争强好胜的齐齐怎么可能听周冲的呢。“什么理论,穿上不更疼啊?”齐齐瞪着眼睛回应着周冲。

“听我的没错。”周冲极其认真地说。

“凭什么听你的?你是谁?你是华佗?我看你像秤砣。哎哟!”齐齐笑时才感觉到真的很痛。

“不听拉倒，疼死算了。”说完，周冲起身离开。

“周冲，你敢诅咒我。你别神气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齐齐发狠地喊叫着，把校长和教官也惊动了。

校长走过来：“队列里谁说话呢？”其实校长早就听出来是齐齐了，他也知道齐齐的父亲是被贩毒分子打断腿的齐怀远，他曾经是齐怀远的兵，他叫姚占军。

凤凰岭疗养院里，齐怀远恢复得很快，拄着拐可以走几步路了，时间不能太长，顶多半个小时，齐怀远想到村里转转，散散心。刘文艺看看被憋得难受的齐怀远，放下课本，拿上双拐，陪着齐怀远向外走去。

齐怀远看着刘文艺手里的双拐，问：“拿这个干吗？”

“拄着这个不累啊。”

“不拿，我自己能走了。”说着，齐怀远向门外走去。

凤凰岭村发展并不是最快的，但是年年被评为文明村，原因是这里的村民很善良，没有打架斗殴的现象出现。齐怀远和刘文艺走在村里的水泥路上，感叹着社会进步。当年哪能想到现在这样的生活呢？就算当年提出的“电灯电话楼上楼下”的口号，都觉得遥不可及。现在看来就应了那句老话了：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

两人穿过窄小的胡同时遇到了麻烦，一只大狼狗挡住了去路，齐怀远接触过警犬，他清楚这种动物的厉害。刘文艺一看大狼狗，提醒齐怀远：“首长，咱们回去吧？”

“怎么了？害怕啊？”

“嗯，有点怕，这只狗我认识，是一个叫张群的老板的，是周冲的同学。”

齐怀远看看刘文艺：“那我们回去吧，看来是好狗不挡道啊。”

两个人掉转身向回走，刘文艺感觉到身后袭来的杀气，他猛地回头，迅速弯下腰。这是他小时候听爷爷说的“狗怕弯腰狼怕瞧”，这个动作还真把大狼狗唬住了。刘文艺站起身：“首长快走。”说完他又是一蹲，狼狗向后退了一步，刘文艺顺手捡起一块石头，拿在手里对着大狼狗示威。

齐怀远一边努力回撤，一边提醒刘文艺：“别惹它，惹急了就麻烦了。”刘文艺想把狼狗吓唬到远处去，顺势把石块扔向狼狗。这一扔，扔出去的是一块石头，同时也扔出了一个悲惨的局面。

刘文艺被送往医院，一路昏迷。医生说，这是吓的，没什么大事，只是腿上有些牙印。刘文艺醒来以后，还挂念齐怀远的安危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首长，快跑。”齐怀远拉着刘文艺的手，安慰着：“别怕，很快就好了。”

医生给刘文艺包扎的时候，齐怀远借机给姜媛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在警官医院呢。姜媛听到警官医院吓了一跳，以为齐怀远的腿又出问题了，等齐怀远解释完以后，姜媛这才放心，她让姜忠诚找了辆车向医院驶来。

姜媛来到医院时，刘文艺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，正跟齐怀远开玩笑呢。姜媛认出了刘文艺，他就是专门照顾齐怀远的，没想到现在老公照顾起警卫员来了。姜媛说：“小伙子，让你受罪了，都是为了我们家齐怀远。”

姜媛这么一说，让刘文艺十分尴尬。姜媛安慰着刘文艺：“好好养伤，阿姨回家给你包饺子吃。”这让刘文艺倍感亲切。姜媛回家后，开始包饺子，一个是犒劳一下刘文艺，另一个原因，齐齐今天也要回来。为了能让女儿见到父亲，外公姜忠诚亲自给警校打电话，希望能批准齐齐回来一趟。

校长姚占军把齐齐叫到办公室，告诉她齐怀远回来了。齐齐差点跳起来，姚占军提醒齐齐：“要淡定，这可违反新学员规定。”

周冲从洗漱间端着脸盆出来晒衣服，正好看见齐齐一瘸一拐地上了吉普车。当时就傻了，心说：坏了，这个疯丫头被退学了。看姚占军的表情，又不像是他想的那样。身后的同学碰了一下周冲：“干吗呢？又偷看局长的千金呢？”

周冲回头一笑：“谁偷看啊？哎，你说什么，局长的千金？”

“对啊，你不知道啊？齐齐老爹就是缉毒英雄齐怀远。外公就是咱们市的功臣之一姜忠诚。”

“啊？”周冲一下子蒙了，这丫头是齐怀远的女儿啊，那个疗养院的局长竟然是齐齐的老爹，难怪这丫头那么疯。他心想完了完了，这下子算是捅了马蜂窝了。

齐齐回到家里，看见父亲，高兴得忘记了脚底下的血泡，欢蹦乱跳地冲过去抱住齐怀远。

“爸，你腿好了？”齐齐发现父亲像以前那样站立了，虽然身体不很魁梧，可是精神状态非常棒。

“是不是不再回凤凰岭了？”

“还要回去的，这次是回城里有事儿。”

“什么事儿啊？要不别回去了。”

“一个小战士为了救我受伤了，在警官医院呢。等他治疗好了，我们就回去。”

“我爸是最棒的，还有人能救我爸，谁这么英雄啊？”

“刘文艺。”

“刘文艺？你说上次我去疗养院的时候，喊我阿姨的那个吗？”齐齐好奇地问。

“哈哈，是啊。”

“没想到啊，他还这么勇敢啊？”

“当然啊，一会儿我和你妈去给他送饺子，要不你也去？”

“嗯，好吧。”

齐怀远他们来到警官医院病房时，刘文艺已经睡着了。齐齐在刘文艺的耳朵上挠一下，刘文艺腾地坐起来，看看齐齐，又看看齐怀远，这才定下神来：“齐叔叔回来了？”

“哎，厉害啊你，你能救我爸了，谢谢你啊。”齐齐表达着谢意。话是说给刘文艺听的，可是她心思并没有在这里，她正在琢磨，怎么样才能把那东西带给周冲呢？管它呢，先带上再说。

姜媛真是不理解，齐齐为什么非要缠着她回家煮饺子。装好饺子，齐齐回学校了，进宿舍后，她贴在窗户上四处张望。看到周冲拍打着篮球走过来，齐齐拉开窗户，压低嗓子喊：“周冲，周冲……”周冲一抬头，看见贴在窗户上的齐齐正胡乱比画着。周冲知道齐齐的身世后，就决定不跟这个小女孩开玩笑，毕竟她是齐怀远的女儿。周冲低头继续拍球，向远处走去。

一看周冲没理会她，齐齐把窗户全部打开：“周冲，你给我站住。”声音很大，但是还没到惊动他人的地步。周冲停下来，问：“干吗？”齐齐又压低嗓音说：“过来，过来。”

“有事就说，有那个就放。”周冲高傲地抬着头。

“你才放……那什么呢，饺子，给你留着呢。”

周冲就是不买账，装作没听见，伸长脖子：“什么嫂子？谁嫂子？”

齐齐气得直跺脚，“咣当”一声把窗户关上，转身坐到床上，拿出饭盒，抓起饺子往嘴里塞着，嘴巴里胡乱嚼着饺子。周冲一看齐齐生气了，走到窗户跟前，踮起脚尖向里张望着。

齐齐看见周冲偷看她，抓起一个饺子扔向周冲，“啪”的一声黏在玻璃上。

周冲被吓了个趔趄，脚下一滑，摔在地上。刚刚站起来，发现校长姚占军正死死地盯着他。周冲心说：完了。

学校给周冲的罪名是：偷看女生宿舍。校长拿着处理结果，大声宣读着：“对于周冲同学，劝其退学……”结果一出来，台下像炸窝一样，乱作一团。齐齐站起来：“校长，我也退学。”“齐齐同学，请坐下。”姚占军极力控制着局面，他没有觉得对周冲的处理过分到哪里去，这是有据可查的，是警校尊严的象征，这也叫杀一儆百。

当宣读结果出来后，周冲眼睛呆滞了，自己苦读10年就因为吃饺子被退学了？周冲跳下主席台，跑出学校礼堂，他不想待在学校丢人。走在大街上，周冲失落到了极点，从乡下到城市，一步登天一样，如今却被退学，根本没脸面对爹妈。现在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让学校开除吗？无奈中，周冲想到了张群。

周冲坐在沙发上，对面是张群。“不就是学校要开除你吗？当初我也是被学校开除的，不行跟着我干。”张群捋一下小胡子。“如果不上警校了，多丢人啊！”周冲伤心地说。看着伤心的周冲，张群一转眼珠，给周冲出了个不错的主意。

周冲听着张群的意见，佩服地向张群抱拳拱手，还是张群有心眼儿，他决定按照张群的主意去做，但现在这个时间是不能回学校了，明天再说吧。看周冲情绪稳定下来，张群开车出去谈生意了。周冲走进浴室，简单地洗了个澡，披着浴巾坐在沙发上，摆弄着手机游戏。突然，身后闪过一个人影，一把夺过周冲的手机，周冲定睛一看，面前站着个黑衣女人。

黑衣女人叫范林芳，张群的前女友，她出现在张群家里，是来找张群要钱的。张群的房间钥匙没换，换了也是白换，范林芳过去是“职业扒手”。范林芳躲进张群家中，翻箱倒柜的没找到钱，刚想离开，张群带着周冲回来了。她躲在柜子里，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，等到张群走了以后，才敢出来，没想到周冲会留在这里过夜。

“你就是周冲？”

“啊，我是周冲，你是谁？”

范林芳报了姓名，威胁周冲替她向张群要钱，周冲一旦不从，范林芳就会告诉张群，说周冲调戏她。周冲实在没办法，只能按范林芳的说法，编了谎言向张群借钱。张群刚刚离开家，周冲就向他借钱，他马上想到，这一定是范林芳。他对范林芳太了解了，他告诉周冲：“是不是范林芳啊？别管她，随她去。”

周冲对着范林芳摊开手：“对不起，他知道是你了。”范林芳大骂着离开张群家。

周冲并没有睡好，他一直思考着回学校后如何跟校长解释，张群的主意固然很好，可是就怕校长不买账啊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带着张群给他的中华烟回学校了。他要按张群的方法，给校长送礼，但刚到学校，就听到一则不好的消息。

齐齐已经把警校闹翻天了，齐齐爬上楼顶，要挟姚占军收回开除周冲的决定，如果姚占军不收回，齐齐就跳下来。没办法，姚占军只能承诺马上找回周冲。很快，警校传出一段恋爱佳话，局长千金“跳楼门”。

如此看来，给校长送礼也没用了。不过，齐齐跳楼这事儿，的确震动很大。他决定先给姚占军解释一下，刚到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房间里传来呵斥声，周冲能听出来，这是齐怀远：“周冲什么地方让你这么入迷？你在警校出这么大的丑，我这脸往哪里放？他不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普通学员吗，你怎么就那么着迷呢？”说这话时，齐怀远并没想到周冲会站在门口。

周冲心说，乡下人怎么了，乡下人也有尊严啊。他猛地冲进办公室。屋里的人被周冲吓了一跳，马上停止了训话。看着眼前的周冲，齐怀远有些尴尬，他对姚占军说：“把齐齐关禁闭。”周冲一把拉住齐怀远：“你不能这样对齐齐，这些都是我的原因，要关就关我。”

姚占军送走齐怀远，看着倔犟的周冲，又看看一旁的齐齐，呵斥说：“都给我关起来。”周冲和齐齐同时被关了起来，学校里从此有了一段“救美未遂”的笑话。

一周后，周冲和齐齐同时被“释放”。自从跳楼事件发生后，周冲完全变了样儿，齐齐也来了个大转弯。周冲开始表现得玩世不恭，大错没有，小错不断。齐齐根本没有心思学习，她脑子里全是周冲。他们现在等待着集训结束，那个时候他们的春天就来到了。

警校快要考核了，为了考个好成绩，周冲每天早上早起锻炼体能，文化课对于周冲来说并不难，但体能不敢保证第一名。齐齐跟周冲的想法一样，她要争取考个好成绩，来找回过去失去的面面。

警校的操场不大，早起锻炼的同学不多，有的出来锻炼只是幌子，目的是谈情说爱。天有些冷了，齐齐穿着厚厚的运动服，慢慢跑着，她知道前面那个就是周冲，她加快步伐，尽量保持与周冲并肩跑。周冲发现是齐齐，他想加快



速度,却始终甩不开她。

“周冲,你是不是特恨我?”齐齐随着跑步的节奏问着。

“没有啊,我们都还小。”周冲的话很官方。

“才半年你就觉得我老了吗?”齐齐问得很尖锐。

“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我们根本不懂感情。”周冲稍微加了两步,想甩开齐齐。

“你给我站住。”齐齐索性停下来,声音很坚定地向周冲发号着命令。

周冲停下来:“什么事儿,抓紧说,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复习呢。”

“今天晚上,在这里不见不散。”齐齐说完先跑开了。周冲实在没法理解齐齐为什么这样,他仰天长叹,我是招谁惹谁了。

这一天,周冲都没有静下心来。总是考虑如何躲避齐齐的纠缠,不管怎样,先应付一下再说吧。这个疯丫头太可怕了,万一不去赴约,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壮举呢。晚上周冲如约来到操场,齐齐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周冲咳嗽了一声,提示齐齐,他已经到了。

“来了?”齐齐问。

“哦,来了,你找我什么事儿?”周冲希望能尽快说完离开,避免被别人怀疑。

“这个给你。”齐齐把一个塑料袋子递过去,周冲不知道里面是什么,他是不愿意接的,可是他害怕齐齐发飙,害怕这个女孩儿说出不利于团结的话。

纸袋子里是一件毛衣,是齐齐亲手编织的。她希望用这种传统的形式,把自己的心与周冲拴在一起。齐齐在周冲接过毛衣的一瞬间,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他。周冲木头一样站在那里,他不敢动,怀里这个女孩可是高干子女,可是全校有名的疯丫头,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。抱吧,我就不信你能抱到天亮。

周冲想尽力分开对方,齐齐却用力地抱着。按力量来说,周冲是很容易将齐齐推开的,但他不能粗暴地分开齐齐。他只能和她谈判:“齐齐,好了吗?我该回去了。”周冲小心地问,生怕触到齐齐的那根神经。

“我要再抱一会儿。”

“被人看到不好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我怕。”